

人生絮语

乡下过大年

文/衣名

春节,是国人最隆重的日子。这份“隆重”,最核心的便是家人团聚。俗话说:“有钱没钱,回家过年。”在外工作的人,无论多忙,总要回乡过年。

到乡下过年,与在城里的光景截然不同。乡下过年的气氛格外浓郁,对漂泊在外的人来说,这里似乎多了一份醇厚的亲情,多了一份热闹的烟火气。同学、老乡平日里难得一见,过年偶遇,亲热地寒暄一番,自然别有情趣。有时话题扯开,还会勾起儿时的诸多记忆,这份滋味,在城里是万万感受不到的。

近乡情更怯,临近乡里,心境总有些特别,既期盼着相见,又莫名怕碰到些什么。到了村前,打招呼的人渐渐多了,便真切有了到家的感觉。认识的、不认识的,热

语阵阵,笑声连连。有人会让家里的小辈过来喊人,怯生的女娃扭扭捏捏,盯着你看,就是不肯开口;天不怕地不怕的傻小子,左一声右一声地喊着,稚声稚气,悦耳暖心。父母等长辈,则笑意盈盈地看着眼前的一切,眉眼间满是欢喜。于是,一家人团团圆圆过年的美好时光,便这样开启了。

在外奔波的游子,到了乡下老家,总有一种停靠港湾的安稳。父母会让家里人把最好的床铺让给你睡,把最可口的吃食端给你尝;餐桌上哪怕你吃了一碗两碗放下碗筷,他们也会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催着给你添饭;大鱼大肉吃腻了,你偏爱的那些农家“土肴”,他们定会大盘大碗地端上桌来……

吃饱喝足,一家人便围坐在一起促膝闲谈。老年人关心的是年景好坏、世道变迁,话语间不免带着几分沧桑;青年人热衷的是电脑、汽车,言谈间满是朝气与鲜活;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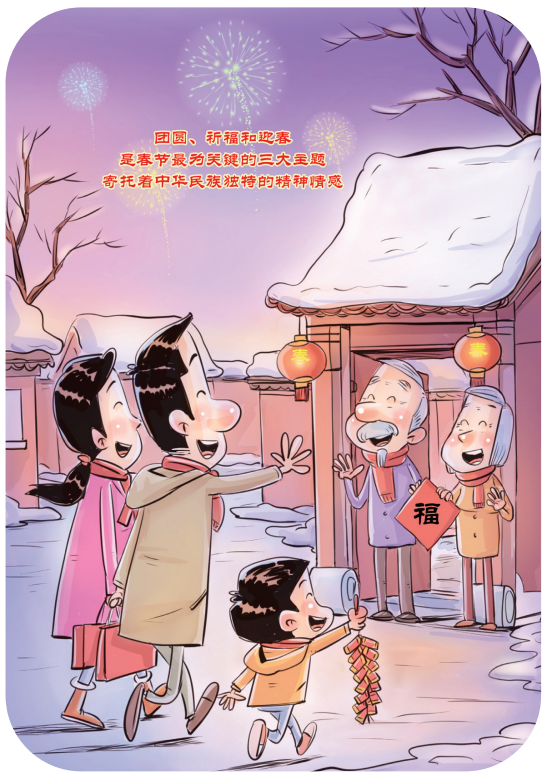
女、婆媳、妯娌之间,最容易凑出共同话题,絮絮低语,和和睦睦;父子、兄弟、朋友之间,却免不了互相抬杠,争得面红耳赤也是常事。不过只要话锋一转,三两句扯到别的事上,便又心平气和,热热闹闹聊开了。除夕夜,陪着家人看看春节联欢晚会,天南海北地闲谈,就这样依偎着父母,听着新年的钟声缓缓敲响,谁能不说,这是人生的一大乐事?

大年初一,村前村后的鞭炮声总会早早惊醒睡梦,任你侧耳分辨,也辨不出这吉祥的爆竹声究竟来自何方,于是再也无心贪睡。家里人的祝福声,早已透过窗帘飘了进来。于是“恭喜恭喜”“如意如意”的话语不绝于耳,暖人心扉。信不信由你,这一天的

小孩最是听话,这一天的老人最是慈祥,这一天的男子汉最是宽容,这一天的女人最是漂亮……

回乡过年,总少不了串门走亲戚。乡里乡亲的,就算日子清贫,也定会给你敬茶递烟。这时喝一口大碗茶,抽一口香烟,那份朴实的温情,会让你永远忘不了乡亲,忘不了这片生你育你的土地。

在宽阔的村里走几圈,你会发现,再闭塞的乡村,也藏着意想不到的变化。这边村后的荒沟被填平了,那边村前修起了平整的马路;张家的新楼房盖起来了,李家的媳妇当上了厂长……这时只要你耐心听、认真看,便能真切感受到,乡里的小村,同样和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,同样折射着时代进步的光彩。于是静下心来细细想想,你会由衷感叹:家乡真好。回乡过年的种种美好,也便永远定格在记忆里了。



往事情怀

母亲的年关

文/高长见

“吃罢腊八饭,就把年来办。”儿时的年味,是由母亲忙碌的身影一点一滴熬出来的,而忙碌的序幕,就是一锅腊八粥拉开的。

一早母亲就起来生火熬粥。米、豆、枣、果在锅中慢慢熬煮翻腾,母亲忙前忙后不停。一会儿用勺子沿着锅边轻轻搅一圈,一会儿往灶里添把柴。浓郁的粥香混着柴草燃烧的味道,在院子里四处飘荡。当一碗五彩斑斓的腊八粥端上桌的时候,母亲总会讲一番懒惰致贫、勤俭持家的道理。“一顿省一口,一年省一斗。”这些谚语至今仍然在我耳边回响。

父亲忙着上山砍窑柴、捡干柴,换取过年的开销。忙年的事全由母亲一人操持。白天,母亲忙着准备年货;夜晚,她则坐在油灯下,为我们缝制过年的新衣服。摇曳的灯光在母亲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,母亲专注地埋头做活,手中的针线如同精灵般在布料上穿梭。那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刻,我总是趴在母亲身边,一遍遍问新衣服何时能做好,还有几天过年,盼着穿上新衣在同伴面前炫耀一番。

“二十三,炕锅边。”随着小年的来临,年味愈发浓郁,母亲也愈发忙碌。火烧馍的香味还未消散,母亲便开始“扫房子”。砍一根竹竿,上端绑一撮竹梢。母亲用毛巾裹住头,换上旧衣服,举着竹竿,扫过屋子的每一处角落,掸去尘垢蛛网。

清扫完毕,母亲用找来的旧报纸,把顶棚、墙壁上已经发黄的报纸换掉,再裁剪几朵窗花,或是“福喜”,配上两张胖娃娃抱鲤鱼、老寿星贺年岁的年画贴上。母亲心灵手巧,把平时收集起来的废旧塑料,捏成形状各异的小花,凑出缤纷的色彩,插进瓶子,摆在堂桌上。看着焕然一新的屋子,过年的喜悦又增添了几分。

在过去物质匮乏的年代,豆腐是过年的主角。做豆腐要去二里地远的一家豆腐坊。母亲总是早早起床,挑上昨晚已经泡好的黄豆,另一个肩膀还要背一根粗木柴,翻山越岭赶去排队。母亲到家往往已到

半夜。头发上、眉毛上沾着粉尘,在夜色里像落了层细碎的星光。看到我仍坐在火塘前等候,母亲顾不上歇息,放下挑子,先给我切一块温热的嫩豆腐。享受着久违的美味,一天的孤独寂寞瞬间消散。

小时候的年,是被美食和热闹填满的。虽然没有鸡鸭鱼肉,母亲却用简单的食材,变着花样,做出不同的种类和形状,哄我们开心。

记得炸东西时,除了豆腐干、肉丸子,母亲还会炸些萝卜丝、南瓜干丸子,甚至会炸些红薯片。普通的食材经过母亲的手就变成了美味佳肴。油锅烧开的时候,“吱”的一声,裹着面糊的萝卜丝、干菜团一下锅,各种丸子在油锅里上下翻腾,滋滋作响,浓烈的香味扑鼻而来。母亲不让我靠近,我站在灶房门口,眼睛里闪着亮光。待稍凉些,母亲顺手递过来几个丸子。在母亲“小馋猫”的嗔怪声中,我狼吞虎咽,烫并快乐着。

最难忘的是除夕那天,年货已备齐,父亲也不再上山。午饭后,一家人就开始包饺子。父亲常说:“谁不会干,就不能吃饺子,也长不了一岁。”于是我就拿起锅拍、递上饺子皮、往锅里加了水。一家子其乐融融地准备着简单而庄重的年夜饭。

母亲总会在饺子里放一枚一分钱的硬币,说谁吃到谁有福气。那时我想不通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吃到。每当“咯嘣”一声,咬到硬币的时候,我就小心地吐出来,举在手里大喊:“我吃到了,我有福气!”父母看着我,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。

童年时的一些零星记忆都融入了年味里。从小盼年的孩子,早成了操办年事的大人。现在的过年没有了父母当年的忙碌与辛苦,孩子们对“年”也不再有着曾经的期待和憧憬。过年的时候和平时没什么两样,平平淡淡、毫无新意。每逢年底,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日子,想起母亲用那双灵巧的手为我们熬出的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年味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